

小說 第三名 留婷婷 筆名/劉廷廷

個人簡介：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五年級

雙棲於台灣及澳門。喜讀小說，冬季苦手。偶爾創作、偶爾評論，偶爾構築些自己也不明所以的言說，於《遇見文學美麗島》、《聲韻詩刊》或《幼獅文藝》等載體裡可以捕捉。是一枚浩瀚塵世中、徒勞無功的文字苦行者。

---

## 鯨落

1.

夜深之後，聊天室就熱鬧起來。

「在嗎？」伴隨著宣告尾聲的下期預告，梅森迅速點進一個已開妥的視窗。漆黑的背景，閣樓上傾斜的氣窗有路燈與月色微弱的照影，一階一階地爬上壁紙，與他深得失去了顏色的上衣。他鍵入的文字在眼前亮起。

樓下的二叔與二嬸，已睡得很沉了。這卻正是梅森最有精神的時候。

沒有回應。

他另開分頁，將主站納入。

在這方巨大的黑幕底版中，許多以各種文字數字及符號排列組合成的虛名，配合透露出喜好抑或用於轉移注意力的霓虹色彩，一一列地往下。這是個與日常平行的時空，一個因孤獨而更加龐大的水族館。夜行動物們自由流竄於獵食者或被獵食者的身側，不動聲色地自言自語。

看了一會，梅森就覺得視覺有些疲乏，轉回那個只容納兩人的狹小黑房。小鯨沒有動靜。這裡空曠而寂寥。

在嗎？

梅森看著自己的那則詢問，無頭無尾，彷彿迷失在路間的孩子。

要是一開始便使用限時功能就好了，他想。限量是殘酷的，限時也是。但它們都是一種現實。若對方在線上，訊息便會於張貼的十秒內化為霧氣散去。那些流連網路的男友們，為此便不敢怠慢所有來自女友的話語。

他搖搖頭，暑氣被盪散後，又再度聚攏。

梅森返回主站，卻無心多看。他拉下耳機，關燈開窗，腳步踩得特別輕。他將一包藍色的 David Doff 連火機一起順在手上，就著矮窗外，被舊而繡的鐵杆層層分隔開來的隱約街色，抽起菸來。

下次休假時得把這些打掉。

他曲背，靠著極窄的窗台。他的臉型是消氣後的橢圓，看起來並未長開，但實則又已是成人。他上週剃過的鬍子冒出了鬚根，他的眼下透著長期熬夜而生的暗色青影，他的唇薄，而且紅。

否則會讓我活得像個犯人。

（今天的剪輯真是糟透了。）小鯨說。

梅森最近迷上了一個外國的偶像選秀節目。主辦單位將已出道的女子團體拆散，為了重組一個更理想的新團，進行以個人為單位的淘汰賽。

（跟我吝嗇又不批假的老闆一樣糟糕。）小鯨說。

這是一個奇異的節目，將實境秀剪成狗血劇。幾乎每集都有新的事件，有人被迫離開、有人情緒潰堤，有人爆出了新的醜聞或舊的緋聞。觀眾明明看的是綜藝，卻毫無心理準備地，遭受了病毒感染般的情緒挾持。梅森知道，直播以外的時間，減去工作和學業和其他日常，剩下的時候，人們都在追逐與直播相關的一切。粉絲的網站、討論的集散地、每日更新的圖像與影像、周邊新聞，以及重複不斷的歌曲和舞台。「蕊」，這是他們的術語，就是一直蕊。幾乎每個小時都有人留言，說自己蕊了多少次，蕊了多少天，像個廢人一樣。版民的神情在顏文字後方驕矜地哭泣。

（你想見我嗎？）小鯨說。

2.

梅森第一次見網友，是在高三那年的暑假。

相較於同齡的友人，梅森擁空暇許多的高中生活。自從他長得越來越像自己，而越來越不雷同於他人記憶裡的雙親模樣後，二叔二嬸就以提供考生一個清靜的學習空間為由，將一樓的房間佔為雜物室，也將他驅趕上二樓的閣樓，那個

陰暗而多塵的地方。

「你要好好念書。」他們這樣說。

但梅森知道，這句話的意思是：你沒事就不要下樓去了。

就好像，當同班同學們都周旋於家庭、校園，及補習班中揮霍青春時，他已先行失去了兩個可擁有的場所。高中之前，梅森的腦子並不差，成績也每每位於前列。但進入升學壓力巨大的時段後，此前那些自學而來的分數，竟都成為反噬的缺損。你之前可以自己讀的，怎麼現在就不可以了呢？要是你現在沒辦法自己讀，那麼去了補習班，你還是不會好的。二叔二嬸這樣說。自此，梅森與同儕間，便拉開了絕望的差距。

當他們說沒有多餘的錢時，意思是，沒有多餘的給你的錢。當他們說沒有辦法時，那是意味著，沒有辦法為你想辦法。

沒有錢，沒有辦法。

不能養寵物，因為希望你專心學業，不能參加管樂隊，因為希望你專心學業，可是，不能去補習班，這又是為什麼呢？他們就會說，沒有錢，沒有辦法哪。梅森本來都理解的。可不久後，他們換了部車。

梅森記得許多事，也因此他發現，大人的記憶往往並不比金魚長久。可在那轉瞬的七秒內，長輩們對他的所及，幾乎只有怨怠。

記憶太漫長，陽光太稀疏。梅森的疲倦像沙丘延綿。本以為習慣了大夜班，就不會再精神不支，但原來，那些掩藏的都可能重返。原來作息的歪斜，會伴隨著軀殼深處筋骨異位的陣痛感，原來，身體是經驗的儲物間。

即便人類是那麼高明的欺瞞者。

（所以，那年約見的事情，最後怎樣了？）

煙氣在空中幽幽突進，一盪就又回來了。

「也沒怎麼樣，就發現剛好是隔壁學校的一個可愛女生。」

梅森啟唇，哼起無聲的旋律，幾個簡單的音符在他腦中蹦跳成型。（發現是鄰校一個，擁有可愛女兒的父親。他暫別自己的女兒，來到別人的兒子身邊。而他的妻子，是否也曾對自己的兒子說謊，走到了他人的父親身邊。）

（那麼巧。）

「是啊，覺得太有緣就一起吃了飯，僅此而已。」

那是一間超商的玄關音樂，廁所不大，卻非常乾淨。太熱了，街上一個人都沒有。（他將他中年而汗濕的手，摸進我的運動短褲裡。我被動地接受那些愉悅與不快。像個成熟並且態度良好的囚徒，去接受他的懲罰，與一切已被寫妥的命運。）

（真的嗎？）

「真的。」梅森豪不遲疑地，按下了 Enter 鍵。（這是真的。指節的金屬戒，將大腿內側刮出一條紅痕。等你長大了，就會知道的。然而事實是，如果被搪塞著而不能知道，他們將無法阻止自己的成長。就是這樣。懶惰和貪婪，就都是罪行。）

他看著螢幕上的方糖形文字，如同一堆醉醺醺的魚。

閃爍而不可及。沒有思想，沒有現在與未來。只需輕巧一推，撲通一聲，就沉澱澱地落體向下。自由墜入軟爛抽纏的水草間隙，脆弱地化開，在不知甜蜜的、巨大的海中。

### 3.

小鯨是個年輕而憤世嫉俗的研究生，總在主站上大罵老師和學院。他罵得大快人心，精準而不浮濫的詞彙，與高明的酸損技巧，每每引來一大群潛水的版民趁隙發洩。聊天室內頓時便蓋起成串成串的污言穢語大樓，是他們接連不斷的情緒排泄物。這時，如果正好在線的話，版主就會將這群亂版的帳號一一禁言。所謂禁言，就是下方鍵入文字的方框會透明地浮起，呈極淡的灰，自「30:00」開始，倒數三十分鐘。無法言談，登出的話會再重新倒數，並且，不只是主站，就連私聊功能也將一併受到牽連。

（根本法律。）小鯨有次倒數後，留下了這麼一句。（但是，是把人抓去關的政治法和兵役通知單。那些被我們謾罵的人分明不會自己暴露在這個版上，你想保護的究竟是誰呢？）

版主沒有回應。

禁言的懲罰只有當版主在時才適用，但版主經常不在。為此，版民們常取笑，這是鐵一般的紀律，屎一般的執行力。他們便放肆地騎劫主站。

順序通常是這樣的。憤怒的小鯨，或幾個按捺不住的版民，會先跳出來發髒話，人們就等著他們是否宣告仍能勝利地發言。不能，就各自潛回深海，能的話，他們便會像成群移動的雁鳥般，以叫聲、羽毛和體味，迅速地佔領整片天空。

亂版的頻率不高，至多每月一次。但若逢畢業或求職季，聊天室就會變成一個不定時的壓力鍋，人們在此隨意爆炸，一日兩三回，都算是正常的。

每次亂版之後，主站沸騰起來，小鯨就會變得非常沉靜。

（我總是需要與你聊聊。）他對梅森說。

這也是他極少數，會主動發起對話邀請的時候。

你說。梅森虔誠地鍵入每個符號。

（阿鎮，之前我和你說過的那個孩子，小五。）

是的。梅森頓了一下，又寫。視網膜剝落的那個。

（他今天，被監護人帶走了。）

梅森沒有說話。

（最後那幾天，他已經不哭了。）

（我們都想，是不是那記鐵鍋留下來的後遺症。）

（全身檢查的報告，都還來不及送到。）

如果小鯨是首歌的話。

梅森想。這就是急板的間奏，即將到達最高亢的部分。

（家扶中心到底有什麼用？？？）

（福利法到底有什麼用？？？）

（我們教他功課、教他識字，陪他吃飯玩耍，幫他穿衣。我們開導他不再對身邊的人戒慎恐懼。擁抱不是想捏青你的背，摸頭不是要撕扯你的髮。）

（我們讓他快樂地像個人。）

梅森突然很想看看，現在正在打字的小鯨，究竟位於怎樣的地方，露出了怎樣的表情。他是不是哭了？還是，就只是悲傷地蹙眉？抑或，像是高山中無人知

曉的湖泊一樣，看了太多，就難以不平靜無波。

（但兇手卻在我們面前帶走他。）

閣樓旁的一盞路燈，發出鎢絲與金屬的摩擦之聲。

他突然慌張而膽怯起來。小鯨每逢週末，都會去家扶中心當志工，這是他早就知道的事。那裡是個糟糕的地方，那裡有許多可憐的孩子。不知道是可憐的孩子讓地方變得糟糕，還是糟糕的地方，讓孩子們變得更可憐。總之，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而且並不太（也或許沒有辦法）去想像太遙遠的事情。但這些都不是重點。

梅森想，他懦弱地捻熄一節思考的餘暉。

重點是，面對這樣的小鯨，他究竟該回些什麼？他該讓這沉默蔓延嗎，他該表示自己專注地在聽嗎，他應該鼓勵還是陪伴著沉溺？標準答案究竟是什麼，有沒有參考書？

他想起指考那年夏天，考完最後一科「公民與社會」時他手心出的汗。他想起房間裡被夾在書中的志願單，不知為何被拖出在客廳，被二叔二嬸們改得面目全非。只是給你看看而已，他們說，我們會直接交給你的老師。他們不願意放開我。我只好負責去放開自己。

他該怎麼說。他會好起來的，可這連梅森自己都不相信。這是他的命，不會顯得太過無情嗎。無論是好是壞，他都必須自己承擔。是的，是這樣沒錯，但這種話語有什麼用呢，是宿命論的哀傷，而就連慰藉的職責都無法履行。讓我們去推翻這世界吧。小鯨恐怕會笑出聲來，然而，他的蚌殼就會緊緊地閉上了。

好難，怎麼那麼難。

其實。於是他且寫且說。其實在他們看不見時，我都會叫他們爸爸媽媽。

第一次是小學的畢業旅行前夕。班上要收集身份證辦團體保險，那個雙馬尾的班長突然奶聲奶氣地跑來問他，為什麼你姓吳，你爸爸姓林呢？她看見了證件後方的監護人姓名。她是在簡單的家庭裡生長的，一個具有求知慾的女生。

「我跟媽媽姓。」

「你跟媽媽姓？」她重複對方的話，無意識地點點頭。

「對啊。我自己選的。」

「你自己選的？喔喔。」她恍然大悟，眼裡有著對陌生事物的尊敬與羨慕。

「我是我媽媽的小孩。」

班長離開後，梅森才意識到自己說了什麼。

雖然最終，畢業旅行還是沒有去成，但只要起了頭，一切就不難了。

所有為求方便的，最終都會成為習慣。朋友約他出去玩耍時，他就說「我爸媽會生氣」，以此婉拒。同學要成群前往補習班時，他便搶先道別，「我爸媽在家等我」。就連上一任交往的對象，梅森也以「對不起，我爸媽好像不喜歡妳」，來結束這段已經沒有激情的關係。

有關寄人籬下的種種，他一個字也未對這些人提過。

你知道的。梅森說。我的母親。

（是的。）小鯨也學他頓了一下，才寫。（在海裡的那一個。）

梅森感知，近岸與遠洋的交界，有方幽深的礁石，正被隱密撬開。

#### 4.

因著地區的保障名額，梅森考上了當地一間排名不差的國立大學，一個他毫無興趣的科系。以不好不壞的成績畢業後，在幾十萬學貸與親戚的壓力之下，他又留在本地，一間尚屬大型的國營電子企業中，消耗時間及內臟以換取金錢。

上司是個整年水腫的中年男子，像因潮濕而膨脹、泡開的蘇打餅乾，沒有一點抗壓的脆度。他走路的速度緩慢，但肥贅大腿的內側仍會不住相互摩擦，直至褲裝的布料漸薄甚而破損。上司有一套自己的規矩，他看不起所有因軀體病變或缺陷，而得以免除兵役的年輕人。

「你們這群廢物！」這是上司開會慣用的起手式。

在上司的文法中，貶低他人有其必要性。他雖然看不上免役的青年，卻很喜歡雇用他們。因為在不可見歷史的加持之下，他誇張的油膩聲響，便顯得更加莊重偉大，像一枚氛圍較內容更為重要的標點符號。「你們這群草莓！」即便那原型與變體，都一樣意味不明。

「不會當兵，怎麼當人？」

某次無用朝會的尾聲，上司在白板上寫下這八個字。他沾沾自喜地盯著每位下屬，讓他們把自己精闢的會議總結與人生體會抄錄下來。

「年輕人就是這樣。經驗比金錢更重要，你懂嗎？」

當梅森的同事發現薪水被莫名縮減時，上司這樣說。當所有新上任的員工，都察覺自己居然因為一堆沒有使用過的公司設施，而被扣掉每月的維持費時，上司也這樣說。

「公司最近很辛苦，你們要共體時艱！」

第一次聽見這話時，梅森由 08-17 的早班，被調到了 16-01 的夜班（這是規定的打卡時間。但為了公司和他們自己好，員工們都願意，並且習慣每日皆加班兩至三小時，或者以上）。自深夜十二點到早上九點的大夜班，則沒有人願意值，即便開工的時間越晚，補助的津貼就會越多（一個可知的加號，面對許多不可知的減號）。梅森為離職的、請假的、有要事的同事們代過幾次班，這時段便不知不覺地成為了他的義務。他的時序，於是變成半個月的夜班與半個月的大夜，所有大好白日，他皆悉數睡去。

背悖鐘錶規律的身體，初始時常會感到疼痛。再後來，就都習慣了。

起碼可以不用再聽上司廢話了。這是唯一，對梅森來說卻也足夠吸引的好處，因朝會的行程大多訂在十點，那是上司獨自特權的打卡時間。

只有一次，上司頂著一張蒼白浮腫的臉，在梅森正好要下班的鐘點聚集了部門的所有員工，他才又久違地，看見這個實則已難掩老態的中年男性。

「年輕人們。」

同事曾經懷疑，他是因為記不住人們的名字，才選用這曖昧的統稱。但今日上司的神情，卻凝重且悵然若失得，令會議室彷彿一朵飽墜的烏雲。

公司該不會要倒閉了吧，有人在群組裡這麼揣測。那是個如非必要，梅森便不會發聲的空間。還是老婆跟別人跑了？還是說他被炒了？檯面下一陣小小的哄笑。

「年輕人們，」上司環視四周，卻像是什麼都沒有看見：「你們要知道，你們是非常幸福的。」

「我們身處在一座最幸福的城市。」

「一座人均所得最高，就業機會與高新產業最密集的城市。」

「一個有史以來最先進的年代。」

「我們很幸福，非常幸福。」

「我們最幸福。」

上司的面目木然，內容與形式駁裂成巨大的傷口。

他失焦的雙眸，盯視著會議室側旁，落地窗外林立的都會風景。他以不同的語彙組合，將相同的話語重複訴說了許多次。如同羊群跟在領頭者的身後，隨之動作而動作，聲響而聲響。不知是要說服他人，還是要說服自己。

過了許久，他將左手抬起，無力地向外揮舞了幾下。

這是散會的標幟。

人們面面相覷，流水般自門口湧散。據說那天，上司一個人在會議室裡，待了很久。

「他的小兒子死了。」有人在群組裡傳來了這麼一句。

沒有情緒，沒有前言與後語。

聲音像撞上石塊的浪，很快被消滅、沖走。

我們最幸福。當日黃昏，梅森在私聊的暗房裡寫道。有本書的書名是這樣的，但那本書，也只有書名是這樣。

（或許有些更隱密的東西。）小鯨回得很快。

更隱密的東西。梅森鍵上句號，以問號的語氣。

（像是，說不定你的監護人們，會趁你不在時，叫你兒子。）

梅森想像二叔和他的白日酒友們說，「我該走了，我兒子在家裡等我」。也想像二孀上市場買菜肉，被推薦氣味濃重的蔬菜時，向熱情的小販婉拒，「我兒子會生氣的，他不喜歡吃韭菜」。可是那多麼遙遠。

像是，說不定這座城市，會趁我不在時，變得幸福。於是梅森寫。

（說不定。）

是夜，梅森夢見自己在暗藍的岸上，向闖黑無垠的大海，拋下了錨點。

脫手的那一刻，他自身卻化成了錨具。被不可見的力量拉扯，掙扎泅泳於葉紋般持續蔓延的海溝之上，直至被那靜謐的浩瀚，自肩及鼻，全數吞沒。

5.

曾經有過這樣的日子。

那是二叔和二嬸，也就是偉勇和麗芬，剛搬進來的時候。

麗芬雖然排行第二，但一直以來，都肩負著長子與長女的雙重責任。她的兄長來不及長大，十幾歲就因故去世。麗芬逢人便說起這段過往，也兀自在親戚稱呼裡將所有「大」皆改成「二」，去緬懷她甘苦的青春時代。即便她已然不甚記得，那位精神異常的稚嫩兄長，臨終前的模樣。辦完喪事不久，麗芬便早早輟了學，出外打工貼補家計。妹妹莉芳小她七歲，生得很好，無論是年代，亦或眉目。

莉芳等於是她養大的，麗芬想。

她一分一分地剋扣自己，為妹妹籌措好上學的費用，從國中、高中，乃至於大學。在她們那個鄉鎮裡，莉芳是當時唯一一個大學生，逢年過節回家時，總會受到親朋鄰里的夾道歡迎。思及此，麗芬如今已遍佈細紋的面孔，又揚起驕傲的笑容。

可她突然停下清掃的步伐，怔怔望著潔亮的室內。

客廳與飯廳的交界處，有一方長型的水族箱，箱內養著一隻通體豔紅，尾鰭如薄紗啟散的金魚。牠悠遊自若地在水草群中穿梭，偶爾行至水面翻身張口，彷彿自己才是這城堡的主人。

麗芬的臉上失去了笑意，空氣是沉重的水壓向她襲來。

妹妹去世至今，已經那麼、那麼多年了。

關於莉芳的死，麗芬有自己的一套說法。記住了，你的母親是在工作賺錢養活你的途中，出車禍去世的。那天大雨，路滑，道路的中間有一隻被淋濕的野狗。你的母親，是為了你，還有牠，才意外過世的。你要好好記得。她對梅森說。

小小的梅森懵懂地點頭。

但他在別人那裡聽到的，卻是完全不同的版本。

（聽說她拋下老公小孩，和一個野男人私奔了。）

（真的嗎！？哇，學藝術的女孩子真是不得了喔！）

（真的啊，都上新聞了。我也是這樣才知道的。）

（那則新聞是她喔！？我也有看到耶！在橋上開一開就衝進海裡的那個嘛！）

（天氣那麼好，真不知道為什麼會出車禍耶。）

（上天長眼要懲罰她吧！不行，我女兒好像也要念藝術，我要趕快回去讓她打消這個念頭才行！）

那，我的爸爸去哪裡了呢？梅森仰頭問。

他跟你媽媽一起走了呀。在天上要有個伴，才不會寂寞。麗芬按撫著他的頭，像是要將所有捲曲都理平。她細緻地說。

（所以說嘛，學生就是要好好唸書啊。還沒有畢業就跟老師勾搭上了，結果還不是這樣。）

（聽說她老公還為了她離婚耶！）

（元配一定恨死她了，又不是沒有生小孩，誰知道丈夫上個課也會有外遇。）

（畢業就大肚子，生了小孩才沒幾年就又有新歡。這個女人真的是，嘖嘖！）

（不過還好啦，現在也算把老公還回去了。）

（這就是報應啊！）

梅森猶疑，卻還是虔誠地點了點頭。

只要他聽見外面的說法一次，回家之後，麗芬就會再向他訴說好幾次自己的版本。每次總有新的細節，氣候的背景永遠是陰雨，但路間的動物卻不太相仿。有時是流浪狗，有時是小貓，有一回，則是一條剛出生的小蛇。

蛇？梅森顯得非常困惑。

是的，就是蛇，沒有錯。麗芬無法克制地揮舞著雙手，眼神朝極遠處空望。她斬釘截鐵地說，彷彿她正是那個坐在副駕駛座的人。

隨著時間與年歲的增長，這則漏洞百出，又太常被反覆講述的故事，只讓梅森覺得煩躁乏味。他漸漸不再信任他們。

升上高中的第一年，二嬸的劇情有了新的進展。她宣稱自己找到了莉芳留下的手書，上面記載著如何扶養梅森成人的守則。她希望你留在本地學、就業，她希望你通過課餘時間，換取社會經驗，她希望你為自己負責，並尊敬長輩，幫助他人。麗芬一則一則地說，文字像是落筆於她的腦葉。

偉勇坐成一張椅子，面容在陰影中隱沒，一動也不動。

踩著成年與未成年界線的梅森，已能輕易俯視面前的兩個長輩。然而，他鬆置的手心卻開始逐寸向內縮緊，他的小臂，卻仍舊因情緒而顫抖。

「一個為了和別人私奔而死的女人，怎麼可能對子女的人生有什麼規劃？」

他恨恨地說。二嬸的耳光，下一秒便熱辣地刮過來。

「不許你這麼說你的母親！」

麗芬空洞的瞳孔中，眼淚大顆大顆地滴下。

「她是我們家族的驕傲！」

就著偏到一側的臉頰，梅森在暮色與透光的塵埃之中，瞧見了廳中水族箱內的那隻金魚。對方彷彿也正朝他觀望過來。

牠絳紅的裙襖漂浮在水面，神態安詳。像是憐憫，又像是睡著了，也像是始終毫無畏懼。

梅森還清晰地記得，這隻金魚的由來。

一個夏日的夜晚，附近廟宇的神明誕辰，他們敲鑼打鼓、做戲放飯，熱鬧了整整三天。二叔和二嬸牽著梅森的手，帶他去逛廟前的夜市。成人與孩童有慣常的默契，只要左右都拉得高些，梅森的雙腳便會懸空，他便會像同齡的孩子般大叫大笑。他喜歡這樣的遊戲。

他們射水球、吃烤鳥蛋，買一整斤彈嫩透亮的黃色愛玉，要回去製冰。梅森湊進袋口，用力地嗅了幾下，卻什麼氣味也沒有。他以為愛玉聞起來該是甜的，生怕是自己的鼻子壞掉了，就又努力地吸了幾下，鼻尖都快要碰到那軟而圓的立方體。二叔大笑著把袋子移開，二嬸抽出手帕，笑嘻嘻地幫梅森擦臉。他還記得那張白色碎花方巾，也有著極好聞的，小花的味道。

夜市的最後一站，他們在撈金魚的攤販前停下腳步。明明是粗糙的保麗龍箱子，但在其中漫遊的魚類們，卻都顯得如此輕盈快樂。幾隻體型較大的橘黃色金魚，彷彿宴會的主角，其餘乾扁銀亮的細小魚類，則是忠實的傭人。

紙網易破。換到第三張時，梅森的小盆裡還是只有瘦弱的銀魚們，他看著亮眼感人的金魚，屢屢狡猾地突破紙絮，幾乎要哭出聲來。

「那就多撈點小魚仔吧。」二孀摸著梅森的頭，幽幽地說。

「不行，都撈了那麼久，當然是要抓到金魚啊。」二叔不以為然地回話。

換到第七枚紙網時，梅森終於得償所願。小販將一尾金魚與其他二十幾條小魚們，都打包置放在一起，沒有多說什麼，便交到他尚未長開的圓潤掌心之中。

回程之際，梅森一直提著魚群，不肯放手，就連去上廁所也要隨身帶著。入眠前，梅森將透明的袋子掛在門把上，對魚群們說晚安，才心滿意足地睡去。

曾經有過這樣的日子。

6.

「過去是什麼？」

（過去是幽魂將我們束縛。）小鯨說。

梅森在直播之後，總習慣來這裡待上好一陣子。內行人都知道，挖掘資源要到A站與B站，閒聊與瘋狂總得在P站才能盡興，Y站的點擊率是基本的門面，而這個隱匿的Q站，則是封閉對話的好地方，沒有任何外接的網址或圖片，會被容許。

「那偶像又是什麼呢？」

（偶像是大眾慾望的載體。）

近來無論是哪個站，有關這外國選秀節目的討論都疲軟下來。不是因為失去話題性與關注度，而是，在重複的賽制與強度太高的情感調動之下，觀眾逐漸呈現中毒過久後的倦怠感。於此同時，許多參與淘汰賽的已出道偶像們，紛紛在殘酷的節目環節中受傷，或是因無法支撐而選擇退出。這是真實的生存遊戲。那些操弄與消費，那些無能為力，都太隱喻而多義。於是觀眾們也遍體鱗傷，也難以堅持，也有些慟哭著退出，有些，則疲憊地整裝待戰。

就只剩最後一集了。但沒有人知道，最後一集究竟會怎樣。

「你還是一如既往地冷靜，」梅森將自己包在被子中，就著極暗的街景打字。暑氣很熱，他卻感到冰冷，指尖輕顫：「我最初見到你時，你也是這樣。」

那是一件記憶裂縫裡很小的事，但卻在梅森的意識中，反覆出現過許多次。

某個流連主站的夜晚，一個不知名的 ID，發了一句無頭無尾的話。

「我們？」

所有版民都以為，那人是在私聊的時候錯頻了，而這句去除脈絡的話語，必然是與感情相關的。於是，他們便在下方興奮地沸騰起來。有罵那人要放閃回家放的，有不斷留言「在一起」的，也有不明所以的「你們？」、「蛤？」、「反對！」的。亂版的週期將至，版民們的神經都敏感起來

（我們是一群食字獸。）

在那片混亂的水域中，小鯨這麼寫道。

他的文字，很快被頂到視窗的上方，爾後消失。幾乎在同一瞬間，版民們被國外的大型恐怖攻擊迅速吸去了注意力。新聞被逐字逐字地轉貼，網址以中文分隔偷渡，血腥的意象遭受大肆拼貼與猜疑。流言似泡沫般聚集又消散，他們張嘴欲喊，卻吐出更多白色的透明圓體，也吞下了自己產出的氣泡。主版深黑的背景自右下開始，以緩慢的點陣圖速度，一個方格一個方格，疊起滿版暗暗的褐紅色。溫度變了，夜間的水生動物們，無知無覺地疾行著。

「那時我就想，這個人一定可以好好聽我說話。」

見證了事態的變化，梅森以舌尖舔舐乾燥的唇，向小鯨發去私聊的邀請。

（你還沒有真正地見過我。）

聽他說起往事，小鯨便沉默下來。過了一會，才這樣回覆。

（我也尚未真正地聽過你。）

但我比誰都了解你。梅森想著，卻沒有回答。這已經是第三次，小鯨或直接或間接地，表達了自己的邀請。

（我住在一個有天台的地方。）

於市郊及市中心的邊界之間，一塊起伏的山丘之上。午間你睡醒，午後你上

課，夜間你在研究室內無盡地動著與寫著，天將亮了，你才軟累地收工。晴朗的時候，天台盡頭的極目所及，城市如蜿蜒的潮汐。

週末是個好人。可你不知道，即使週間你亦是個好人。

因他的職業，因他的專業所具備的技能與知識，想要知道比一組象徵網路地址的數字更多的事情，並不困難。事實是，梅森對於所有遇見的人，都這麼做。他越過權限，查看同事們的行事曆，確定他們是真的因婚喪喜慶、老人的病痛或孩子學校的諸般活動，而必須請他代班。他「人肉」所有潛在的朋友，把他們陳年過往的連自己都可能已經毫無記憶的社群網站和部落格，自虛擬深海的遺忘廢墟挖鑿出來，一一檢視那些文字與影像，那些年少的張狂或卑弱。因為這樣他沒有什麼朋友。因為這樣，他知道故事只有一種樣子，但會蔓生出不同的敘述方式與枝節，而你必須節制地信賴。

他追蹤阿鎮、阿華或是阿欣，那些一度進出家扶中心的名字，有些在不久以後，也會出現在社會版的某個小角落，而更多的，則是像稚嫩圓滑的鵝卵石般，就此沉入某片湖泊或海洋。他也閱讀小鯨那位性格暴躁的老闆的相關報導，在他的單篇論述或大部頭專書裡，看見小鯨隱忍的文字。

一個無人回應的旁觀者，一個夜夜夢海的孤獨家。最終也就懂得如何退回並習慣黑暗，如何像鹽一樣透明。

「剛剛，我去亂版了。」梅森自顧自地，以指啟唇。

「我在評價舞台的下方，留了一句『幹！扒光她！』。」

「你知道的，珍妮的那場。」

「結果幾百則疊下去的留言，都寫著相同的話。」

「自私原來是會繁衍的。繁衍的大都自私。」

梅森的身體斷斷續續地燒著，在鬆軟的渾沌前，戮力摸索一絲清明。

像被什麼追逐或催促似的，他沉重且迅速地敲擊著鍵盤。

「都是我的錯。」

初來乍到時，二叔和二嬸對他非常好。懷孕後，更將他視為福星。但那隆起的肚皮，對梅森而言，是太過可怕的東西。如果金魚並未擁有透明而巨大的水泡眼，那牠便不會因破損而匱乏，因匱乏而逝世。

梅森心心念念著，希望那膨脹的物事，能夠洩氣死去。

「我只是沒有想到，語言原來也有靈。」

在那之後，他便無法再拒絕什麼。

按下 Enter 的瞬間。梅森這處的文字方框緩緩浮起，灰化透明成水母的軀膜，背後闖黑的深淵，逐漸清澈可見。數字以螢光閃現，遵循規律，自我削減。

梅森將臉龐埋進掌中，靜待隱密的潰爛，被螫咬疼痛的過去。

「偶像是我們無法成為的另一個自我。」

「過去是你無法觸碰，但卻不斷觸碰著你的東西。」

他抬起眼，天正好要光起來。

小鯨深藍色的字體，如同煙霧般升起，渙散後，一一消失。

7.

梅森彷彿做了很久的夢。

那日午後，他艱難地睡醒，身下的床被有多年的溼氣。他撐起自己，穿越太矮的房門與狹窄的木階，低首緩步走向餐桌。桌上只有幾日前的舊報散落。

「二嬸。」他對著那直盯著電視中肥皂劇碼的女人後腦勺：「我的飯呢？」

女人像是聽不見他的話，待到廣告後才回他一句。

「叫你好幾聲都不出來，我就盛給小芳了。」

他頓時像被抓至北極的亞熱帶動物一般，呼吸與動作，都不由自主地因降溫而遲緩下來。碗槽裡沒有待洗的碗。二叔面向室外，沉默地將身體嵌於露台的竹椅之上。月牙如鉤，搖椅如弦。一整簷擁擠的陸地，宛若冰封。

梅森逐寸逐寸地，將眼神次第對焦至隔開飯廳與客廳的矮櫃上，一方小小的透明水缸。大量的飯菜被泡在缸中，本來的綠水呈現黃濁的油膩異樣，米粒在水平線上軟爛堆擠，小芳可憐地置身其中。

牠橙紅色的身體倒置，腹部腫大，一動也不動地浮著。

8.

每夜，在梅森的夢裡，事情都是倒帶而渾沌的。他自海洋的最深處，被一層一層地拋擲向上，驚喊由擴大至收起，嗆水都排出體外成為氣泡。他懷抱著氣壓與水壓的劇痛，與命運的不可逆引力交錯。才終於，塗回模糊的陸地，變成一隻路中央濕漉漉的小動物。有時是奶狗，有時是幼貓，有時是仍纏著蛋殼內部黏液的，一條尚未張眼的小蛇。

（在，我在。）

他是母親在人生的車途上，避不過去的一場危機。

於是這日，梅森極冷極冷地靜了下來。不知道母親在被擠出車外的瞬間，想的是什麼。是憤怒上天的吝嗇，是對於自己的人生覺得可惜，還是，慶幸於最為苦難的已經過去，而她正在追逐自身意義的途中。一趟生命中最後的遠行，一場華麗而盛大的墜落。作為生的同等物，遺下了那些記憶的脂肪、骨肉和碎屑，那些餵食生者的養分。

（不論倏忽映現的是什麼，她的腦中都不會沒有我的存在。）

梅森開始明白了。

（我們終究會長成相似的人。我們也終究不可能，長成一樣的人。）

收拾好一個小小的背包。他瞧了一眼手錶，差不多便是約定的時候。

他走出房間，沒有如往常關門緊鎖。走出這屋的家門，如往常般關門緊鎖。他深深地看了這陳舊的建築一眼。高大的苦楝遮去閣樓的窗台，鎢絲已燒毀的路燈依舊無人來修，那方是極深的暗。曾經有一個影子，將自己蜷曲成蝸狀，在廢棄之所，成廢棄之人。他把一節與臍帶同長的鑰匙，塞入鐵鏽的信箱之中。

熟悉的晨曦將臨。梅森踩著街道上光的足跡，一步一步前行。